

惊悚故事集

附录：展示资料

3月12日
克莱夫·刘易斯顿向我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请求。
他希望我把一个包裹扔进未知海域。他说事关重大，但即使他解释了我也不会相信，并且乞求我能答应他。

3月14日
刘易斯顿拿来了一个包裹；在准备飞行的忙乱中，我都忘了他的请求。包裹里有一本老书，用皮革包着，封面是奇怪的金属。我对这种合金很好奇，但他警告我不要碰。我笑了，可这老男孩是认真的。

他的眼神看起来很狂热。他告诉我，这书叫《翡冷翠大卷》，还说它是邪恶的，必须确保无人知晓它的存在。我说，你要毁坏文物，这很不寻常，但他坚持，此物必须被埋~~葬~~葬在海里。这件事很奇怪，但他的迫切以及狂热的眼神让我耸了耸肩。我同意他的请求，并接受了包裹。

3月15日
做了噩梦。一定是起飞前的紧张，但我从来没有这样慌乱过。

3月16日
刘易斯顿又打电话过来，叫我记得带书，还说，必须把书扔在远离任何陆地的地方。我问他，为什么不能把书撕了或烧了；这个问题好像难住了他。他说，他知道太多什么“克苏鲁教团”的事情了，如果他再拿到这本书，会被诱惑而使用它。他又重复说，不能让它也迷惑了我，并且应该就让它待在包裹里，碰也别碰。然后昏把我叫走了，所以剩下的话没有说完。

3月18日
梦境愈发奇怪。这肯定是刘易斯顿的那本蠢书搞的，我几乎把它完全忘了。下一站就把它扔到海里。明天起飞。

克苏鲁迷踪

附录：展示资料

我最亲爱的米尔纳——

我将这一档案送交与你保管。如果我无法阻止迄今为止遭遇的最强大的敌人，这档案便归你所有。一旦我遭遇不测，它或许可以助你一臂之力，给你制造反抗的指令，阻止整个世界的毁灭。

124号档案-E

如果我成功了，你便再不会收到我的来信了。起初，成功与失败的区别可能并不明显，但如果明天的太阳照常升起，天空没有被黑色的浓烟笼罩，而那些高歌的蠕行之物也没有在地球上横行，你便不知道那毁灭。

~~其实并没有遗憾的是~~，我无法完全解释这一切。但我已完全意识到了它的存在，我对自己的处境也完全了解，不过

一切准备就绪。我对敌人就如同对自己的身体一般熟悉，并且即将设计

米尔纳，当你将这里的一切蛛丝马迹理清时，还要多加留意。这座城市中依然可能存在着它的奴仆，一位我曾信任有加的人如今已不可信，不过我的判断力也在与日俱下。所以，他可能是无辜的，但也可能是我一切折磨的根源。

不，一切都是我的错——在那条偏僻的乡间小路上，是我亲手编织了自己的悲剧。

我无法如你所愿，无法爱着你。对此我深感抱歉。

心怀由衷的悔恨与希望

你的埃迪森

老朋友：

我几乎不知从何写起。头脑天旋地转，我觉得自己随时都会被耻辱吞噬。我本来信仰一个仁慈的上帝和有序的宇宙，但这些事情动摇了我的信仰。我无法直接描述这些噩兆，因为对于它们，你可能了解得比我更清楚。自从去年宁波一事之后，我学到了在自己的信中保守秘密。

我在黄山发现了一个洞穴，里面有很多东西，它们是如此可憎，我立即摧毁了它们，以免它们落入妄图散布疯狂和混乱的人的手中。你可能认为这很荒谬，甚至是学术上的损失（虽然，如果你也能目睹那些雕塑于洞口处、扭曲交错的人形的话，你就不会这样反对了）。即使你不相信，世俗的权力——至少在上海——会开心地挥舞着这些远古着的武器，仅为了获得暂时的优势——同时还无知地大笑着，完全不管自己和全人类要为这种傲慢付出什么代价。

抱歉，我有点离题了。无数的想法一齐困扰着我。现在我说重点：有一个被我称为“星镜”的器物，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破坏。洞口的雕塑已被我用登山镐打碎，瓷质的偶像也同样不堪一击，那些多肢、圆锥形的木乃伊也已被烧毁，但只有这个镜子，我打不碎、划不伤，也烧不坏。我会把它交给你，但我无法信任任何中间人，也不想伤害到他们。你一定要来我这里，我在上海法租界安纳金路的圣潘特雷教教会医院，我们一起联手，一定能找到摧毁这个给世界带来灾祸的器物的办法。

我知道这可能要你仅凭这封草草写就的书信所言便跨越越州，经历不小的麻烦，以检查这面镜子，这藏匿着我甚至不敢言说的可怕功能的器物。但看在上帝份上，老朋友，请速速赶来这里。

在希望和祈祷中，

埃米尔

附录：展示资料

以下这些展示资料可以在《克苏鲁迷踪》的官方页面中获取：<http://www.pelgranepress.com/trail/>

朋友们，同事们，尊敬的支持者们——

首先，请让我在这里对到场来宾的支持致以由衷的感谢。诸位来宾不辞烦劳，从舒适的家中来到这座偏僻的实验室内，我希望我将展示的一切能使大家感到不虚此行。

自从文明起源之时，人类便已开始了对往生的好奇；在能够承载思维的文字出现之前，人类也早已相信这个世界以外存在着另一个世界。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千万个世界油然而生，并被赋予了许多名字——梦境、天堂、地狱，以及无数处在两者之间的存在。

但今晚，我们即将一窥的世界并不是想象所创造的愿景；今晚，我将向你们展示——Y空间。

基于塞克斯博士、班德博士、斯特波尔博士出类拔萃的研究成果，我已经测出了人脑释放的射线波长，并将其命名为“Y射线”。我也发现这种射线会持久地萦绕在我们身边，形成一种力场——“Y力场”。正如同石子落入水中会激起层层涟漪一样，我们的思维、梦境，乃至一切梦想与记忆，在死后也会由这无形的Y力场维持——因而在三维空间，外加第四维度时间之外，这种力场自成一体，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空间、一个第五维度——“Y空间”。

我将这Y空间称为“亦真亦幻”，只因其存在虽是千真万确，通过这台仪器也能被观测并测量，但它依然不过是我们的世界的倒影、一个由我们的思维支持的幻象——它才是涟漪，而我们既是水面，也是石子。

这台仪器——“Y透镜”——蕴藏着不可估测的潜力。精神病医生可以用它观测病人的梦境；侦探可以用它一窥受害者的记忆；入睡之前思索着物理难题的科学家，在隔天清晨可以用它清晰地看到自己夜间思绪的结晶；历史学家可以用它搜寻早已逝去的文明，一睹拿破仑、圣女贞德，甚至耶稣的门徒生活的时代的风采。

当然，在它投入实际应用之前，Y透镜依然需要不断的调试。这将是一个持续多年的工程，也同样需要稳定的资金。（威廉姆斯意有所指地向芬奇女士望去。）

直到那时，我们才能知道，今夜通过Y透镜，我们究竟看到了什么。而现在，大家请看——Y空间！

124号档案-F

不久我就会知道我到底成功了还是又失败了，无论怎样我都会知道的。它是一个悖论，正如同我眼前不断旋转的漩涡一般，它是几何形体，同时也不是。我也能感到阵阵狂风扑面而来，但它是来自地球另一面的风，漆黑、未知数。

如果当初我预见了这来自救赎之路将令整个世界毁灭，我还会执迷不悟地走下去吗？我当然不会去偏向，不会去寻找领之平原，用来对抗邪恶的武器也不会来自其它途径。但现在后悔已经太晚了。

为了以防万一，我已经烧毁了所有的档案，也给米尔纳送去了最后的告别。我担心自己的胡言乱语很可能已使霍曼斯等人身处险境。该死的疾病！正因为它，我已无法辨别自己到底是在静静寻思着那些潜伏在我内心深处的思维，还是在大声自言自语！

或许我应该警告家人，但我不能再令他们失望了。同亨斯令打理必要的安排，将这一切查清，永远封存这其中的秘密。他是个正直的人，结交的人想必也很可靠。

“它”的归来迫在眉睫。我得改变计划，不能将这封信寄出去，而是要把它藏起来。希望此举不会是我最后的成就，但如果是的的话，我会